

## 夢

她從不認為自己和身邊的人有什麼不一樣，只是最近這些日子，每當她化好妝，穿上高跟鞋，踏出家門之際，耳畔總會流進鄰居不經意的竊竊私語，眼簾高掛著旁人無意的睥睨眼光。

她並非溫室裡被父母細心呵護而成長緩慢，甚至思想不成熟，什麼也無法自己拿主意的嬌弱花朵，但當巨大的離心力猛然衝擊她的身體，身體從高空急驟墮地後機械式彈起之時，她便知道了自己似乎還未徹底埋葬那些心底深處的記憶。

還不能回學校，已經不清楚是第幾個三百六十五天了，唯有書桌上那張逐漸褪色的班級合照，靜靜地躺著，悄悄提醒她生命仍在一分一秒間無息流逝。

嘗試調整急促的呼吸節奏，她坐直身子，努力平復紊亂的思緒，有人說，夢裡的事沒法被腦袋捉住，光線刺激視網膜的轉瞬，神經就拋棄了一切。夢，始終都只是一張張記憶裡模糊的景象拼湊而成的空洞，但是為何卻能令她戰慄不已，甚至離開學校休養了多時，都無法忘懷呢？

今天她應該到巷口的那家超商打工的，明天則是隔壁街的那間咖啡廳，而昨天呢？她不記得了，連日的噩夢攆走了她原就寥寥可數的睡眠，夜裡外頭不時傳來的嘈雜，亦會讓離心力一次又一次，不斷地撞上她殘碎的身軀，和心。

驚醒，什麼時候成為習慣了呢？

轉頭望向床頭還未響起的鬧鐘，沒來由的淚珠卻浸溼了她的眼角，視線變得朦朧，眼前的世界猶如夢中那樣支離破碎，內心某一角落的她其實很希望能好好大哭一場，無奈於生存壓力的逼迫，像她這樣再平凡不過的人沒資格擁有那種放鬆的機會，於是她欲以最快的速度跳出毫無溫度的被窩，卻驀地發覺四肢不像從前有到學校時那樣容易控制，莫非，夢裡過往那些不堪已然侵襲了她的骨髓，導致她連平日裡簡單的小動作都失去俐落了？

不，不會的，上天肯定會可憐她的吧。雖不似松樹柏木那般強壯，但她就如幾乎何處都能生長的朝顏花一樣，無論什麼磨難，都能設法堅持挺過，以纏繞以匍匐。事實上，她實在也不記得那些人不願意和她說話，抑或每次分組報告都予以孤立，每回小考都刻意竄改她成績的原因了。

緩緩操縱無力的身軀，雙手搭在堆滿各式藥品的床頭櫃上，「啪—」卻不經意的碰倒了其中的一瓶藥罐，倏忽間，剔透的碎片和無數純白的藥丸在離她不到三十公分的地上，形成了一片難以形容的斑駁。

她挪動那彷彿不屬於自己的軀體，想要收拾眼前意外造成的混亂，光線卻透過晶瑩的玻璃碎片反射進了她的雙眸，定睛一瞧，儼然是一頭不知經歷了多少歲月的蒼蒼白髮。

這時，房外傳來一聲稚嫩的關切：「奶奶！你沒事吧？」